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溎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霦

西山文集卷四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神道碑

劉文簡公神道碑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爚詔以光禄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正直無邪曰簡請謚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孫垕以前尚

書郎三山陳公孔碩之狀來謁銘德秀從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已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常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溯其學問之源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葢公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谿胡先生盡得理義精微之藴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為學矣晦庵先生朱文公以道德為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眂他從游

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登徹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惟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直無邪謚公其可謂不虛美矣蓋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

之所自形二字之褒傳信百世奚復以銘為哉曰古
者有誄有銘銘不可以誄廢也君其弗辭迺即陳公之
狀剟取其要而書之公諱爚字晦伯蓋漢之胄出於諱
幽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為建陽后山人
十世至銀青府君以衆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
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簿再調
饒州録事叅軍於郡政裨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
之吏以求其私卒毫髮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

按問惶駴失措公攝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為長者調連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祿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為錢幾千緡撙節他費尤多由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斂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為翕然知鄉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清靖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貴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安業帥守諸臺聯章論薦秩滿至都時

朝多君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諸臺之薦因嘗有旨陞擢矣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以歸上新受内禪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熱一旦解散即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覺觸物而發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指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艱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至郡葺學宫練軍實蠲户舟船有禁爲亟除之且罷兩邑科斂之不正者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

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虞乎願益恐懼修省以强國本開言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狙詐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强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是偽學佗胄誅自强逐遂以公提舉廣東常平茶鹽事既至首覈諸郡儲偫之實復白於朝欲令守臣歲以新陳相易常存其半以備緩急監司積弊久逋亭户緡錢十萬漕司五萬公痛加裁約以身先之未幾悉償所負十五萬者奏請廣南諸州凡夏

秋之賦即郡以輸者雖外縣官奉廩亦當從州給又言仕乎南者多自為稗販奪州縣征商之利請凡仕廣而商者轉販所經許州郡没入其貨嘉定二年召入對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茍有私意形于朝廷則朝廷各有心形于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聖人所懼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敝之餘履艱難之運天下

之勢不可謂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陛下主張公道而大臣有不欽承則天下之惡皆歸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猶不精白亦明時所不容也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

旱饑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俾視守臣之不勝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許以辟置選補使帥臣重于一路耳目不敝姦宄具知必能潛消隱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煩宵旰除吏部郎中時詔中外各陳錢幣利害特命公與劉彌正詳擇其當以聞既共條五說上之而公之意以為終非久計獨上言救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削為外庭倡外庭冗費

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倡取裁削之數專置一司隨月椿收然後詔天下監司郡邑各具常費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給賓客饋遺之屬委漕臣裁損椿管專為收楮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後因登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略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常出內帑金銀收之為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若歲收三百萬十年亦三千萬時朝廷以楮幣日輕為憂獻議者爭以新奇自售公之持論獨如此識者以為不可易轉對言陛下

即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厭倦不知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鄉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淵默法天無言今蒙收召復望清光而淵默無言猶昔陛下臨朝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既又言廟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才之歎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詔大臣

體蕩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之弊則野無遺賢而庶績熙矣句外除提點浙西刑獄大暑隆寒巡按靡倦歲薦惟才是予至所舉劾雖權要弗避也有殺人而匿貴勢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當聞諸朝於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隨吏受民錢五百亦付獄治罪嚴陵有重囚久不決公詰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賕俾緩其事公立黜之夏出慮囚往來臺治下家以小喪聞不一入視聞者歎曰

真監司矣杭嚴水災朝廷獨閣桐廬税而建德淳安富陽未被恩卹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賦又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白蠲除之召為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己為先毋顓意程試汲汲利禄進對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學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藝祖皇帝於干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為門大學中庸為準故其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者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趨向汙下人欲横流廉恥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

節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以偽學而禁其書措揮更不施行息邪說正人心使學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但考其藝而略其行致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指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請頒下兩學為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齋規示以進修之方學規正其不修之罪從之時有司檢會慶元章奏將議施行而執政有任言責時亦嘗

論列者事雖寢而太學諸生稍務以道義相勉而知窮
理居敬之說初公在廣東嘗寓書今丞相史公言昔先
正魏王再相日語呂郎中石編修曰某老矣勉强再來
蓋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薦引諸賢令二公
先以書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幾除文公守南康後又盡
薦諸賢今文公往矣然其所著書天下誦之願丞相更
承先志言於上取其所著大學中庸論孟之說以備勸
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蓋公在山陰時聞

其說於沈公煥如此後在成均遂以數書録於胄監俾學者誦習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言淮東地博而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者多其民習於戰鬬而安集者少誠委州縣招誘散亡立頃畝之限而授之田濬溝洫以備水因可防戎馬驅突之患給田竈貸種糧為室廬使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内政寓文泰府兵遺法也又條李泌復府兵張全義在河南事上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

官數月兼權兵部侍郎改刑部進對言陛下臨朝淵默無言必謂大臣進呈不待咨度羣臣獻言當經中書然講讀之際則又不同當款接以求多聞問辯以求當理今經筵所見無異臨朝講讀進退姑備故事雖聖性自得默而識之然臣願益廣聖心少加咨訪孝宗每對羣臣多所訪問講讀之臣多得聖語間因內宿賜以面對此陛下家法也權刑部侍郎兼祭酒時朝廷用人多以才選公言臯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葢才即德

也魯史克所謂八才即臯陶所謂德者後世離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於殘民善理財者不免於聚斂能治獄者不免於深文古今治少亂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濟濟和之至也然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嬰曰和與同異蓋和者可否相濟同者隨聲是非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犯顔逆耳之忠臨難必無

仗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奬忠讜以作士氣戒詖佞以肅具僚宗社幸甚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故公言及之十月雷公請遴選監司以察貪吏求民瘼又言敵勢已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閒姦雄崛起韃靼猖獗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亦選沿邊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擇臣謂文臣如職曹官武臣如兵馬都監之屬宜使守臣咨其不足仗者易之帥臣制司寄任尤重參佐謀議或非其材亦許辟改

庶謀慮有人足支緩急又乞申儆諸帥各舉將才帥守
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既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
法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
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
蓋沿邊之民習不畏兵少少結約皆足自固臣昨接伴
使臣至盱眙見龜山二三百家獨不經兵火問其父老
自言長於刼寨敵兵畏之因思彼纔二三百家恊力已
足自固况衆於龜山又有官兵為之援乎願下邊郡條

其事宜以聞又取歐陽修論西北邊事以獻曰契丹為元昊所敗人皆以二國挐兵為喜修獨憂其為將來之患蓋為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驕心為憤志化惰卒為精兵則二國交兵乃彼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北人相攻戰爭方始挐兵不解强者為雄鄰有强國非我憂乎喪亂未定盜賊將起姦雄乘之我能獨安乎戰敗之兵衝突而南兩淮單弱何以待之中原遺民流徙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難可無慮乎然則固

藩籬選諸將擇元帥今日尤不可緩同知七年貢舉始
公以文弊為請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
士物議稱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請令後省或館
學取進士所陳切於利害者類聚以聞俾人知陛下不
以空言取士時金人方多故敵師乘之燕城被圍久戒
之使人留境上不得報中原遺民日相帥南向公言髙
宗當敵國方盛之時勉從和議後忽敗盟欲增築邊城
竟牽和義而止今彼運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來僅

得此機會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又言臣所謂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長六合為固審爾是棄淮也又濠梁安豐雖頗有城然可以禦盜而不可禦兵謂宜增築且創置樓櫓大略如楚州然後守備可固既又取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略謂金人危亡爭立或以款塞為名或遣使索幣皆當有以應之或其勢既分各乘索幣亦當思所以答或邊壓

有警將孰可用財孰可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當豫圖毋謂敵方多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幾彼果移文對境邀我正旦生辰使者公言東晉至陳三百年間雖經畧區區僅全吴楚然未嘗求和於北皆足自立今地兼吴蜀當敵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亡之敵固不可彼方據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移也以壯邊勢且責帥守預為之防使疆埸有備彼欲以虛言恐喝不可得也時中原旱饑遺民歸附日衆邊

臣處置失宜公言紹興間劉豫遣兵犯漣水韓世忠迎擊殪之得脫者什一二高宗諭之曰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可令埋瘞御史周秘請還所俘復諭曰朕痛念西北人民進為主帥所戮退為劉麟所殘不幸至此所獲餘俘當給錢米遣之高宗兼愛南北之民如此烏乎仁哉則彼之饑荒流離而無告者固宜一視而同仁也願詔邊臣以祖逖羊祜陸遜為法使仁聲仁聞播於中外民心既歸恢復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方張之

師山東崛起之盜乘女真衰微各謀吞併我若復通其使輸之歲幣既失大國之體彌啓取侮之端彼二寇將曰女真數敗我猶事以幣帛設若先以嫚書因而求釁邀我金幣何以待之況河朔創殘河南饑饉彼知淮甸豐稔江浙殷富垂涎妄動其將若何為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侮于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于淮上移兵屯於要地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或謂遣使于幣可使為吾扞禦此乃迎合之論彼方奔

竄不暇何扞禦之足言或謂使聘不遣恐啟兵端此亦末之思耳彼其肘腋之盜尚不敢圖尚敢為我敵乎使吾固守之計不足以扞疆圉異時方張之敵崛起之盜何以禦之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誘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荅之況我已嘗遣使而彼不受又嘗遣迓而彼不來足以有辭矣遷延年歲我於其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謀尋又上疏其畧以為今敵人敗衂河北山東盜

賊縱横敵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姦雄乘之必若苻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將若金盛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力行仲舒勉强之説與大臣圖之又言臣前建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出使而歸者亦獻此策臣敢復詳言之蓋今捍守繕城募兵選將雖皆備邊良畫然窮邊之守責其持久全賴應援置制司於兩淮之中所以為邊城之援也議者必曰兩淮重

鎮各有帥臣復建一司責任不專臣謂合肥雖淮西重鎮然地在極邊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維揚雖淮東重鎮然地在江北可蔽南徐而不能援邊陲無援而責以死守此廵遠之所以敗也議者謂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復建臣謂金陵所以制沿江兩淮所以制沿淮責各有歸則緩急可恃且兩淮之地歷陽居中内蔽采石外接淮堧若顓建一司惟此地為宜使兼轉輓則兩漕可省併領和州則兵民可一置營寨立倉儲徙沿江

諸軍三萬人以隷之無事則按閲如都統之法有事則調發以援邊城之急兩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廢置朝廷委任而責成之可無北顧憂矣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故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恥責以廉恥武吏取以材能責以材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為先武吏任將帥以醲賞得人為先我藝祖任將之道可以為法將帥在邊欲

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嗇於財乎臣願一以太祖為法四月旱有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更化之初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緼論未嘗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細故近歲以來星變日蝕冬雷皆可畏之變也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見於上人情動於下雖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闡闕失而正厥事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狥人言應故事則天固不可欺也不

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於義理而止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攬中外書疏付之給舍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僭解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禮記年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謂宜下詔罷今年瑞慶節賜宴示懼災憂民之意且以為謝絕外使之名事雖不行時論韙之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初

公旣與宮僚卽匃免祭酒請專意輔導嘗取文公所釋
論孟等書以獻曰此講學之要也茍明乎此則他可迎
刃而解矣公於講說不為文采至其切於修身正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必反復開陳之嘗進哲宗避蟻故事曰
避蟻宮中事也而外庭無不知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
外聖人修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庭燕私
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
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笫之言無不書也故中庸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謹其獨講易天行健章則曰天之所以健者其體陽其德剛也君子觀其象則當自强不息然一屈於物欲則不能剛故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蓋剛能進德慾能喪德二者相為消長而况富有四海聲色貨利易動其心便辟側媚求中其慾一屈於慾則私意横生理為慾奪又焉得剛所貴於自强不息者蓋有一息間斷則物欲乗隙而投之雖有志氣不能自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講孟子養心章則曰心

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經緯萬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後定而能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為心害者而已雖物欲為害之時亦豈無仁義之心特牽於欲而不自覺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則欲為主寡欲則心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欲非可絶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無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則而不過則心常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

不與焉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七情之中其難制者忿慾為甚人能於忿怒之時稍息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不至於害物矣人能於嗜慾動時靜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則不至於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欲皆出於陰陽而損之在人是正得損之道也至講詩終篇則又進說曰詩三百篇周南召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

后妃化之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諸侯之身修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國風之變在衛則綠衣燕燕之詩作凱風谷風之刺興至于牆茨桑中之醜則其亂也未嘗不起於閨門袵席間詩所以首二南者豈非求諸已而後求諸人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哉故周之興也以太姒其衰也以豔妻讀詩者可以鑑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又讀詩之要也先正其心而無邪思則以之讀詩

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為法戒矣公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敷陳尤切嗚呼儻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儲德者顧可量也哉公既遷宫庶不復與講東宫特請于上俾公乃兼講公以年過七十屢請謝不獲自是章凡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詔七至引趙抃留歐陽修等事以諭公比疾又懇祈卒不獲命公雖疾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太中大夫爵

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
贈賻如式公為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
訓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
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為主其接物更易
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
和語簡而當聽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
深疾每病學者空談無實嘗為天台學四先生祠記曰
學者當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若趨其名以為

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罪人也蓋其平生所素
戒在此故時方欣慕道學公歛然無所喜及以僞學而
禁公亦泰然無所懼居家儉約雖已貴如初仕每曰先
人家法不敢過也仲氏炳擢戊戌第與公椄武登朝叔
季子姪相繼收儒科或聯貢于鄉建人語家學之盛必
曰劉氏云公賙内外屬人之貧終始不少倦幼而孤者
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歳饑輒發粟平價以濟鄉里
其椄引後進所以勸諭開譬者備至當官取予一介不

安安於義命未嘗輕求人知為政以風化為重尤惡異教害俗在番陽日衆使憫遺骸不瘞議欲塟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氣各返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禍亦酷矣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咎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咎則應事接物或至有差嘗取節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晝之所行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為忠至為侍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薦賢舉

善不進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若干卷雲莊外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節郎晉明之女奉議郎宗思之妹先公八年卒贈碩人子垕今為奉議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女三人孫男一人曾孫男一人尚幼將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邵武縣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云云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提舉洞霄宫公頓首上書祈寢恩命某月某日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又曰處羣小横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况其遏返於北庭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讎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琴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

示人也公讀詔感泣不復敢辭蓋嘉泰開禧間韓侂冑
久專國三邊守將日以敵人多故闖邉諜者因怵侂冑
治兵圖恢復侂冑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
久廢而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饑民
流徙在唐鄧潁蔡壽亳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上
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
謂閒者使人之歸雖言敵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
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敵交兵彊壯者既悉驅以北安

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不受則
使中原遺黎有饑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
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無窮門
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受實患爲今計
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如巨防列據要害
使兵威震叠敵人望而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
曰吾非忘爾民者柰兩國和好何或坌集而來不可遏
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爲寇而加僇焉吾不能汝

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檄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静之意理直詞順敵必媿服未幾以公為賀金國生辰使時彼方移文吾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胄謂慶歷中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為問當時答之之語雖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兵淮甸盖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

朝豈有他心大國自謂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須
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剋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
阻用固懽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
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
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佐胄請誅之以儆來者次楚
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絶江以來具見防秋
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啟敵疑
萬一乘吾之虛猝然隳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

廷不得已如公言敵遣其臣裔宇逆公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敵遣其臣李著館公著謂其王即位以來重行仁政未嘗妄僇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為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為出没本朝皇帝以邊臣之

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黃牓以約敕之且僇生事之人於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渙然無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間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彼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其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之來歸敵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簽刷兵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伲胄意鋭甚鄧友龍輩日從臾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北廷見其民心日益渙

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犁庭埽境事亦非
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掠以警覺之我謀既
洩彼遂生心非彼無可圖之釁乃吾未得制敵之術也
臣謂今日進攻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茍沮漢
高祖燒絕棧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捲三秦遂開帝
業越懷會稽之恥三欲出師范蠡以為未可洎時既至
蠡以為請卒擒勁吳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
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

之圖維審固靡毫髮之或遺邊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毋急近功輕挑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焱逝電發埽清河洛退見侂胄亦懇懇言之會北使來賀正旦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叅政錢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請公請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

以成功今敵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舟積糧
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壁清野據險設
伏以逸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
悉而深以腹心為憂終欲待其先發然後應侂冑意不
悅幾遂公四川荆淮各置宣撫使而出兵矣公顧力不
能遏則請追貶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奔潰公薦邱
公崈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
備以彊弩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間諜遠斥

侯以防敵之遽至運兩淮金帛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
閫廣以護江面田琳軍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
宜撫慰之郭倬李汝翼縳邊將田俊邁畀敵人宜置詔
獄鞫其罪事多施行一日侂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
負恩蒙蔽將逐之公以為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
言師旦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謗天下敢怒而
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除事
愈可憂侂胄問何以處之公曰非竄籍不足以謝國人

弭謗論伲胄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旦貶且没入其家
貲海内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濠等處守備閱戰
艦罷糧夫諭散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録韓世忠楊
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使駐料角以精兵
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時邊兵新衂大敵且奄至
上下惶駴莫知所為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
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
黄德和特以不救劉平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

俾汝翼之罪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敵既侵
淮公請發椿積緡錢百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諜報
敵壻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遣俊邁子允修赴宣司為
異時通信張本及薦郎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居無何
敵遣韓元靚來郎公以書來告謂敵勢尚强在我且當
遵養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
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郎
公以書幣自通于敵帥敵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胄而

廬和六合皆告捷佗胄遂不復以和為意公憂且憤因
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敵帥書命
吏録之示佗胄且曰張公平素以討賊復讐為己任洎
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惟
公以魏公之心為心庶干戈早戢南北再安公既親草
敵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佗胄復中變改命知院張巖
督視而召邱公以歸言者復論邱致書議和為辱國語
併及公蓋邱之進實公所薦方韓元靚來邱以書白佗

胄謂和議可成然與彼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
彼必聽侂胄大怒謂其搖撼朝廷邱之迹既危而公亦
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吴曦不咸公
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迫衆言而止未幾吴曦
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
揮付安丙等使圖之居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
西路兼宣撫副使下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
金州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吴璘廟以其忠勞特存其

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寛恤蜀民事士
大夫不幸詿誤者釋其罪其恥從偽命而去者許還故
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好義賞未頒公屢言之喜
遂除節度使曦之叛也劉階成和鳳遺敵曦誅而四郡
未復朝廷以為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曏者曦與敵
通故為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不
復未幾如公言公乞專降德音慰安勞來而亟選守令
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十三人皆一時選

張巖求罷甚力公復引邱公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
趙淳制置兩淮令諸將皆禀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等
吏今使受節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既誅具得通敵
本末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專
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痌切讀者感憤然
侂胄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仉曲調護迄不能回天下
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思為國家翦除慝本會今
丞相史魯公密奉宸斷往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訖天

討公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秕政疏瀹治原而言者以傅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惜之然帷幄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而天下至今稱為名臣公字季章省之丹陵人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東萊郡夫人考燾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

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
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
康軍大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錢最
重力請于諸司以閒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
年賜第于廷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
命召試館職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
權倖後宮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
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陛

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羣臣辯爭甚切臣獨謂睿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懽然如初今天降割於我家聖心未及改爲而壽皇奄忽不待側闈閔凶之初尚以疑疾不及視斂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

一疑字壞之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
敬如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彝倫尚存未至全
泯再除正字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
未能執喪陛下柩前即位素幄御朝實代聖父行禮惟
厥初覲聽所屬宜以追慕為先引見羣臣及發號施令
詞氣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為宗廟社稷勉膺
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庭燕處起居膳服之節悉從
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至

艱後世辟王或汏然以位為樂此昏明治亂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徳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能戒懼而久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宁之嚴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宫壼之邃此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徳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徳之歸克巳治心必根於惻隠之實坐朝入宫無莊肆之異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間如此則天資日茂聖功純熟形於運用隨

寓皆應侍講朱公熹以内批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無不興起葢以熹海内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之事强人主而熹自入朝温恭守道愛君憂國造次弗忘間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省壘敕專行乃是

衰亂之事陛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
對謂陛下起潛邸履尊極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
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衷竊聞
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
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内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
於慈福臣伏見高宗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内有
便可即真等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
藏之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為太上向蒞和豫不得與

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致陛下即位適當洶洶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寳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閬州以旱請於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饑民始制司置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閬等處皆山田磽瘠

民生最艱請賑三路置倉為儉歲備制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䕫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胄曰天聖明道中王清昭應宫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徳應之仁宗惻然並薄其罪今當賑以為法上以災變令

百官條闕失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眎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漓於極意此漢唐以來既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為爭鬭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當者顧弗暇恤豈理也哉比者甄叙人物不問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羣情懽豫宗社之福

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貫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賴神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為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為謀日者起從臣於久廢恩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棄豈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

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固已晩矣臣願益堅此意以
凝治功均睠舊新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羣下私
意左右奸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
至是始寖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
禮侍兼内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公首白
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為皇子兼樞密副都承旨
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
年十一月侂胄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畀郡以

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祠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敵入大梁洋公乞下詔撫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守節不屈死泗州通判李著壽恥汙賊手舉家自沈於河宜見旌録東西兩路兵夫亡過半宜選募軍中子弟及死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為重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蹂蓬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詔遣

人持檄諭福等累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解甲以降會官軍至桃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卷甲以西且諗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手來會戰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郎真數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間張威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

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授之賊遂平賊始受縶自言我本自飛烏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實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戮惡少年之為賊鄉道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為賊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於池水賊傷其腦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繕城郛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

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於家年六十
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語陛下猶
天地父母豈以甲兵之威較勝負今臣剽聞敵用事臣
侯姓者嘗引王猛苻融言告其主曰國家本沙漠江東
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絶之使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
意使疆埸少安民得休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
仕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金紫光禄大夫十七年三月某
日葬於丹稜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先公

若干年襃子銓某官鑄某官鏻某官女適某官虞香孫寅老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㝢内而潁濵遂踐政席爲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然潁濵之執政也朝廷清明衆正在列志同而道協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弗見容而大節瞭然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奸臣竊柄憸夫壬人參錯要塗陰拱

旁伺前跋後疐故其用力也難方事之殷客有諷公曰嘻是吾心也然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彼竒慈明王子師溫太真何人哉公念回斡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可勝數其大者則王邸公宻使專閫板錢公象祖復與政後卒獲其助又惟姦臣死黨師旦最其魁桀不去之則事不可圖故乘機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凝氷凍雪天地慘烈而潛噓微陽默蒖生意戞戞乎其難跡不晦而身危幾不宻則事敗故

公之低眉抑首若無所違拂者是乃深為宗社計也持此濟事而欲人人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頻濱之所以異也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考已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於眉宇平居鞠躬履地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為奮厲迅發雖賁育莫奪也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

國有疑義旁摭曆引如指諸掌其為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淫泆侈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為五十卷至懐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内外制二十卷臨汝門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涓塵録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為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録以進御葢深有補治道云某之少也

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況嘗與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銘識為請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夫豈一端惟義是主雖不亂羣乃否之亨遯或可為亦與時行哀哉斯人如墮𦩷炭不有君子孰任其患納溝之責豈不在予褰裳濡足其得已諸鄙塢未夷允若耽位蕪湖未討嶠若求媚方其濡忍賢哲猶疑及其夬決世俗亦知吁嗟孽臣以國為戲黨論

未銷更稔兵議縹馬高逝兹惟厥時李公之智胡寧昧斯有梟有狐閃睒清晝儀儀鳳麟可與並圓如議壯伐既弗笱隨迨使而歸又獻厥疑維道之常弗合則去宜去而留公獨奚慕國既病矣予去何之及今有為猶可扶持鞠躬盡力成敗孰計惟一乃心庶克有濟拔其牙角俾日以孤窒其耳目俾日以愚而我之交氣類環合剸如迅霆震此枯枿皇綱之整公翊其成和議之復公啟其萌億萬維一再安䄄席身雖排根曾豈是慼揆諸

三賢事或不同濡跡救時則同一忠我銘斯石一語敢謬欲知公心天子有詔

西山文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霦

謄錄監生臣江軾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四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墓表

建昌太守詹侯墓表

故建昌太守嚴陵詹侯將葬莆陽陳師復為之銘既葬其孤某復請予表其墓予曰銘墓非古也銘而又表之益非古也然古之欲銘先人功德者有鼎彝焉今亡矣

人子思顯其親將焉託耶然則雖銘其墓可也銘而又表之於義何居予故曰益非古也且侯之墓師復實銘之以銘者之賢則知得銘者之賢亡疑也子之欲顯其親可無憾也而奚以表為雖然予之於侯有所深敬焉又有所深惜焉侯之免倅而選於銓也銓吏曰是當復為縣夫倅而縣世之所未嘗有吏直邀吾賂焉爾侯獨曰縣可為也賂不可為也卒請宣之南陵以去既至屢民如在刻時歲方饑賑而恤之尤力也夫自高而畀逸

而勞世俗之所甚恥而不樂焉者也以其所甚恥故求所以免其恥者無不至也以其所不樂故凡可以遂其樂者無不為也士之所以失其常心者其不由此歟今以俠之事觀之非所謂卓然異於世俗者乎蓋不恥人之恥而惟賂吏之恥者知義也不避人之所不樂而惟及物之樂者好仁也義與仁天下之正理而俠皆有志焉顧卒不得少究其藴以死此余之所以敬之而又惜之也俠之可書衆矣予獨表其一節者以世俗之所難

而銘之所未及也銘而表之雖有異乎古然書其銘之所未及以勸為善者是亦古之遺意也於是乎書寶慶三年十二月甲子建安真某述

宋故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

嘉定十四年金兵謀侵邊邊報至蘄蘄守李公戒將吏僚屬豫修戰守備二月甲子敵絶淮而南破六關圍黄州蹂蘄水縣公命出兵迎敵遇於横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沙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隍

水焚戰樓皆為我師拒遏以退又明日移兵要衝為必
渡計我師直前奮擊殺其渠帥一人餘兵遂散敵雖屢
挫然自是謀益巧攻益力未幾遂傅城下圍之數重敵
燔吾所立柵我師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
丙戌朔敵攻西門射卻之有據胡床督衆若甃以一矢
敵造望樓以窺我我為疑兵以視之既又使人持書來
脅降吾守者公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敵以攻具進
我亦設械禦之長斧巨石當者糜碎烟焰所及蕩為飛

埃夜則壯士擣其營每輒克獲居數日敵攻北門鋭甚我師縋而下殺其人毀其梯衝既又迭攻吾四埔皆敗走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志於我會黄州失守復熇其什伍以來我之將士軍民殊死鬬亡一毫退沮意敵技窮乘遁矣不幸援師遷延莫至我之叛將復道敵以登辛丑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嗚呼公貌然一儒生爾使其雍容朝著論說古今不過以德人莊士目之一旦憑危堞嬰敵鋒奇變捷出若老於戰

陳者援路既窮竟以身殉其堂堂大節視晉之卞侍中唐之張雎陽無不及焉議者徒知公倉猝所立之絶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開禧中某與公為僚於閫帥幕府居相鄰游相樂也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爾某敬佩其言一日有詒書廟堂以糜捐自誓者公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為君父死爾可輕以許人乎此公仗節死義之心已定於平昔講學之素矣及是喟然謂其僚曰吾

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獨欠一死丙敵至當與同僚僇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吁公之素心堅定如此其視事窮勢迫不得已而死者可同日語乎昔者子路問成人孔子既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告之矣至其門人子張又以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與祭思敬喪思哀並言之聖賢平日講論必先以危難自處他皆言思而此獨不言思者豈非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乎此公所以自斷而弗疑也公之學主於力

行而充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色睟穆飲人以和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焉不可回奪某久從公游覘之熟矣嘗竊以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公實有焉使其見用於朝居扶顛持危之地則若汲長孺之不可招麾蕭望之之折而不撓皆公所優為惜也巨木百圍不得以棟楹九廟暴風疾雨仆之於窮山荒谷之中自公而言固得其所以死而為世道人材計者可勝痛哉世皆言公守蘄以扞敵有蔽遮舒巢之功某獨謂公

之一死足以激昂天下臣子之心使知幸生不足榮而義死不足畏帥是以往人人皆金城也保全二郡直其細爾還覲一時邊鄙之臣蓋有惜死而逃者矣鼠竄偷生迄亦不免含媿入地猶有餘辜公雖没而義烈昭然與天地日月相為亡極是豈不深可貴邪始公之議城守也通判州事秦侯鉅教授阮君希甫實與公協同一心其參與籌畫則軍事判官趙汝標知蘄春縣林榮主簿甯時鳳其分任守禦則統領孫中江士旺監轄嚴剛

中是數人者職守不同人品亦異然皆生盡力死盡節
無一首鼠自全者事方急時或說甯君出城以逭難甯
曰平時辱太守深知敵至之日握手丁寧勉以忠義今
可負之邪觀甯君此言則公之以誠與義感人使至死
不忍背者其必有道矣公既闔門蹈難兄之子士宏適
來省覲亦與焉某時憂居故山有以其事告者悲慟久
之顧謂家人曰天必不絶忠臣之後已乃聞其長子士
昭以先返舍獲全噫天道之可憑若是哉初公為惠民

倉屬某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恵猶足以救饑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世降俗靡士大夫以全身保家為賢聞公之死相與訾議者不可勝數賴天子仁聖愍書恤典所以褒揚者甚寵然後人知忠義之獲報而公之道始大光明於時故龍圖閣學士四明袁公既銘其藏士昭復謁某表其墓某為袁公之賢其言足以信萬世不待表而見也獨念平生與公交踰金石其

可默亡一詞輒敘所聞與誌銘所未及者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公今已矣士大夫聞風興起豈必危難而後見哉立朝事主以盡忠竭節自期涖官臨人去苟且自營之念則是亦公之心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高山則仰之光明正大之行則必行之非可以徒仰而已也有志之士其亦勉諸

九峯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

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
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
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奥傳微詞奥義多先令討究而後
親折衷之故甞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録者蓋引以自
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趍拜
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
備獨書未及爲環眂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
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

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稟稟焉常若有負葢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失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

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牵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舂陵君徒

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粤窮僻處山川風物悲
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悦
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没貶所復徒
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
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屏去舉
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
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
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吕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

所嘆重然學者鮮窺其微間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卜居九峯窒奧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肯就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某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末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

暇則相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潔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然若圖繪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酹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峯慢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為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没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是月甲寅葬九峯之東原始君之名

若字文公實命之欲其潜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湮淪弗偶或以為蔡氏恨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蔵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

慙卿卿慙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鄒緜祖曁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黄君自然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為叙其梗槩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尚有考於斯

墓誌銘

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李公既没其孤洪宗為書赴某於西山精

舍且請銘某曰僕非能銘者也矧方儼然在衰絰中敢辭洪宗書再至援昔人故事以請甚力某滋不敢當顧念昔者假守溫陵時公與故寶謨閣直學士楊公炳今顯謨閣直學士傅公伯成以法從耆德居里社年皆垂八十矣泉人號三大老歲時讌集龐眉華髮奕奕相照若圖畫中人某以後進從之游蓋相與歡甚洛陽之别意各黯然視公色尤若眷眷者自江西來歸公數以書問生死今纔幾時而遽不起乎則為潸焉出涕而公之

言行事蹟傳公實狀之某雖不能銘然賴傅公之文足以傳信行遠用不復固辭蓋公生中原名族能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而清白廉介之節終其身不少變世之稱公者以是而已至於立朝正色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世或未之知也開禧初元公自湖北召對首論建事立政必廣詢博採以盡下情因言朝廷政令之更變者數事且曰此特其小者爾有大此者苟不謀於衆而遽欲革焉人言未同人心未一殆恐發之易而收之艱時韓

侂胄用事久欲弄兵倖勝以固其權人情洶懼鄧友龍輩以從臾傅會据要路異論者輒斥惟㥅近臣噤不敢發一語公新從遠方來顧抗論如此識者韙其忠迨進貳版曹又以居獻納之地有大利害輒盡言於朝亡所避既兵敗於外鄧友龍以首事生釁蘇師旦以謀將納賄皆坐逐公以為猶在善地未足塞責移書侂胄乞敷奏顯正其罪且謂聖上寛仁若未忍即加誅戮亦宜更議遠竄以解天下之憤時侂胄雖勉絀二人以逭謗而

意常庇之不衰故士大夫以公言爲難權臣雖不懌然憚公之辭直弗敢怒也更化後迄如公言嗚呼公其可謂剛正篤實之士矣予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云公諱詵字誠之系出唐邠王禕由邠王十一世至漢宰相濤仕本朝爲兵部尚書又四世至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子六人曰昭玘元祐間爲起居舍人其季曰琢則公之曾祖公也世居濟之鉅野建炎中文肅公避地於泉因家焉今爲晉江人國朝以文治天下方全盛時

名臣輩出率由文學選元祐内相眉山蘇公為天下宗師中丞高郵孫公亦時偉人右史遊蘇公之門而悟作文之法於孫公淵源所漸至文肅公宣和間顒内外制文名盛天下建炎中興雖由忠力位執政一時大詔令尚出其手故李氏號文章家公逮事文肅公然尚幼於諸從兄弟年相若者已獨嶄然見頭角大中公既以疾不仕望其子甚切公早慧知奉承大中意日勤於呫嗶年寖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摭前文人所造語及奇字險

韻備作文之料具日矻矻不休其為文下筆輒千言賦詩他人方儲思已成篇矣年十三用文肅公休致恩補承務郎既冠監潭州南嶽廟會朝廷始嚴銓試法中之調興化軍仙遊丞年雖少已有能聲諸臺多委以事主管南外睦宗院時有以南外宗䜋酒之弊聞於朝更選任前度支郎趙公不𢿱為宗正革去掊斂積蠹宗室女有年長未嫁者悉擇所配令有所歸公多所建白史文惠當軸陳正獻梁文靖咸以書薦公可用將以二令處

公公以親養不樂遂去求通判漳州以歸漳舊號閩中
道院爲倅者又多以廹爲嫌事非部使者所諉漫不可
否公悉心以佐其長鉅細無所隱時劇寇沈師既平而
他盜相挻於鄰壤公被帥檄爲防備郡以無警帥忠定
趙公以其事聞且乞用公知汀州事雖不果行而當路
由是益知公才遂擢知黄州孝廟臨御久益勵精邊郡
尤不輕畀宰相初以公姓名聞上問如何人宰相以有
吏能對可之公既對首論邊郡數易之弊乞倣漢制令

郡守兼領武事遵祖宗久任邊將之法上意甚悅將赴
郡趙公時再帥閩謂公曰黄邊江賈船至困於重征而
舟無所泊多以風濤壞盡求所以為泊舟之所公至首
訪利病會歳饑遂以官錢募饑民開内澳六百丈民不
告病而商客以濟治以最聞部使者交薦任滿奏事乞
於冬水落時凡沿江沙淺處增置守備光宗開納詢問
甚悉公奏對亦詳遂至移刻玉音諭卿退條具以聞公
復條上聞者謂將用矣會宰相留公丏罷待命於郊公

對雖稱旨無將順上意者以公知潭州未上丁太中公憂服闋知袁州為政如在黄時江西號粳稻之鄉然民無貯蓄一遇儉歲常平所儲既尠又必關白使者待其符下每患不及事公撙用度凡厨傳苞苴等事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糴貴則發以糶秋冬收成復積之如常平法朝廷知公治行用為夔路提點刑獄未幾除轉運判官蜀四路惟夔最崎嶇山峽間民貧窶然水耕火耨官苟無擾亦僅僅足

公約束郡縣省追胥理究枉禁苛暴一切以靜治人用
卒服漕置司嬖于屬郡有鬻鹽之利歲計取足羨錢猶
多吏或不良以羨為市公悉以代上供之虛樁補綱運
之隱没幾二十萬緡移荆湖北路兵與將啓調度多屬
之王人而外計實任轉輸之責公選用屬吏鉤考稽隱
計事無之會攝總饟前使者盗用庫錢二萬緡充饋賂
至以買妾將為欺隱於官文書未及而死吏皆懼累公
以其死也不欲暴其事密聞於當路以其緡為應副其

喪事而已人以公為長者召對除吏部郎遷大理少卿尋遷卿會詔獄辭所連有當權及時宰所仇者欲因中傷之公無所觀望案上復却弗顧也卒獲其平在廷尉三年每獄上雖以情法酌其輕重為當必白於廟堂曰有司但知守法朝廷當從寛典若有司欲骫法是恩歸於已而怨歸於上朝廷欲盡法而行則又人無所措手足矣其言委曲而不激故多施行寺修斷例久而未就公乞顓命編修官且立程限又以例四萬餘汎然無統

難於徧閱若徒流罪誤有出入有司處斷雖或過差未至相遠至於當死而生生而死其相去殊絶請以大辟案分為十其七編麗死比而獲生者以示好生之仁其三編附生比而論死者以存止殺之意前此未有以為言自公發之號稱職未幾權戶部侍郎方時多事調度百出公盡心於其職部舊有總轄司以鈎考五子司錢物出入之數知其虛實後廢公請復置之吏率惡其害己郎官有不快意者中言事官遂

以論罷朝廷知其誣不半歲授祠禄再閲月起帥廣西時江西賊李元勵未平連湖廣數路皆警公分遣兵戍措置寨柵諭集土丁据守險要盗不能犯其治郡一以寛厚廉靖為本而積年逋寇設為方略督責悉擒連歲大稔邊徼無事除集英殿修撰繼陞寶謨閣待制且因任焉公力求出外遂以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建俗剽悍輕於殺人有鬭者公責旁人諭解其爭且明長少上下之分俾知有禮方楮券稱提

之令下部使者奉行過當或計物力科買或責兑券之家日約以若干錢或欲盡官帑所蓄兑於民以昂其賈公以民既徧受其害官亦將空虛多尼不即行或譏諸朝謂公害稱提之政然閩中自更幣後為政者爭事苛急而告訐之俗興編民貿易小不如法輒坐黥隸没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推去不速也自公下車行其所無事然後人視楮為可用無復前時疑畏之患要為有功於稱提者而朝廷未之

知也因公丐罷命進職三等奉萬壽祠以歸旣退居於家始買地臨河更宅劣可居築樓東偏扁其下曰臞庵對河為圃手植花竹日徜徉其間性不飲客至賦詩奕碁而已祠衮滿告老上命復畀祠者再嘉定十三年十月八日甲子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積階太史大夫職寶文閣待制爵隴西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致仕進通議大夫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曾祖琢故朝請大夫贈少師妣仲氏贈鎮國夫人孔

氏贈鄆國夫人祖郉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累贈太師謚文肅妣任氏贈魯國夫人考紃承議郎累贈太中大夫妣陳氏贈碩人公娶陳氏再曾氏並贈碩人子二人長慶宗迪功郎早世次洪宗承務郎前監福州嶺口倉女五人進士謝汝嘉承奉郎知湖州歸安縣丞翜侹迪功郎前監台州黃巖鹽場曾子厚迪功郎福州左司理參軍傅齊進士諸葛琰其壻也孫男三人龕迪功郎新興化軍莆田縣主簿集孫壽孫尚

幼洪宗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壬申奉公柩歸於南安縣上塘村之原從治命也有文藁七十卷續通鑑長編分類三十八卷談叢七卷藏于家初公其家世文儒少年勵志欲由科第進諸兄弟方以文爭勝不相下伯父萬如先生縝獨愛公授以手所校西漢書曰此予平日所用心子姪非好學不以畀也公朝夕讀盆從師友學為舉子文三預漕薦一為榜首再試禮部不第遂棄去不復為而剸以他著撰及吏能取

知諸公其學問雖不顓名一家獨謂二程先生發明
聖道之傳葢漢以來儒者所不及實生於黄遂於黄
立祠且求朱文公先生之文以記之推原本始以示
學者趨向居官不為詭激而可以惠利者無不為其
大者固已大書深刻其小者若漳之建庵宇給間田
以便往來黄之創瓴屋居戍兵以省科擾衣之寛過
税優行商以免寇害在夔在桂建營叢塜以瘞流尸
築銓館以待寒士架輿梁以利病涉積羡錢以賑無

告治道路以便行旅蠲逋稅以寬民力不可殫書性疏通易直所至不求官吏短長部使者有所施為可行則行不可行亦以書順導之使知悟賢者多樂從之執已見者間以取怒守黃日轉運使者嚴偽錢之禁公謂私錢與官錢雜用已久一旦驟嚴禁公私折閱多人情不安在邊郡為非便漕怒以公為縱盜鑄公恬不卹已而漕竟以此罷廣西地曠且遠吏尠奉法楊公方時將漕性廉介不可干以私而嫉惡太過

發摘多官吏重足而立公以臭味之同相與厚然意
以為治道去太甚遐方僻壤士大夫一遭按治至有
全家流落不能歸者亦當時有縱舍由是未嘗以小
過按吏也至建寧卒以與使者議不合而去蓋其志
在於惠養小民全安下吏而已利害則不問焉初文
肅公薨未謚淳熙中近臣言及叱苗劉事孝宗嘉嘆
特令定謚事下奉常奉常采謚法應事有功定謚文
敏公謂建炎叱折兇渠褒詔具在叶謀復辟忠烈峣

然豈曰應事既登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又以文肅公遺藁久未流布懼歲月逾遠易於散逸鋟木於黄朱文公實為之序墓隧之碑未立謁於周益公公既銘之而復親為之書文肅公雖寓於泉以其左僻有意洪饒之居公買田築室於豫章俾次子居之名其堂曰成志而身歸温陵奉墳墓凡子孫所以顯揚先烈而繼其志者靡不竭盡其力可謂能孝矣家居守儉約不以一事豢官府任子恩

既官其子及長孫遂於諸姝中擇好學而文者亢宗奏之然後官其外孫曾荷孫文肅公居泉僅有逮田歲租千斛五房共之至公悉推所當有以予貧者宗族及外姻之婚嫁死喪多隨力賙濟之所以奉養則泊如也年踰六十即製衣衾棺斂之具前五年卜吉壤營壽藏命之曰樂丘時造焉秋九月屬疾已卯晨起曳杖逍遥於門見者謂其良已後九日子姪環侍命坐語如平時諸姪退甫及門已溘然而逝聞者傷

惜之惟李氏自樂靜先生以昌言直道入元祐黨籍厥後代有顯人至公上承累世緒業遂歷清貫為天子侍從之臣斯亦榮矣然使公平生所歷或少自畔於先訓雖襲紫傳龜顯融奕奕以之衒俗可也豈昔人所謂不朽者哉教衰俗圮士大夫出身名閥妄自菲薄以汙辱其先者為不少矣故某於公重有感也若是予焉得不銘銘曰

抑抑李公克繼前烈餐菊紉蘭潄芳濯潔退然其容

山澤之矐義激於中可敵萬夫噫嗟柄臣盜弄戈甲
公獨從容遏其芽蘗惟恢首釁惟冀鬻官可使斯人
善地自安言雖莫售聞者增氣大化既更迄如公議
逆逆龍鱗攖之匪難料虎之頭厥惟孔艱人謂公榮
簪筆持槖孰知公心優游一壑世教日淪夷祖跖孫
誰如李公不辱其門樂哉斯丘公斯自卜欝欝佳城
芃芃松柏銘以昭之過者必肅

宋文林郎墓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西西路鹽事司主管官終於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窆於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於建人真某曰先君子之逝也黨論方譁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遽銘自適不敢違歲月飈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泯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也後不撰杖屨從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

辭自適羸糧逆旅凡三月屢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為鄉里先進所知從吕伯恭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恭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邱宗卿尤延之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為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表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

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却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胸次所蘊可見矣視其名若字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玉山徐斯遠南城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為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内介而外通平居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生故人執政柄在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閭

里情偽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稱者無以過焉
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某讀已矍然曰益公之
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不信者予夫傳猶贅
也銘之滋贅也雖然自適之志壓矣不可以虛辱則考
其世系曰曾祖裕贈奉直大夫祖有朝奉郎知郴州其
歿也東萊呂成公誌其墓考沆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
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夢焉既生有異質甫年
六七歲見經子輒成誦若夙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

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既又執經東萊之門方是時四方儁茂聚於麗澤者數十百人君未至一旦顙然出其列成公寢疾獨以任重道遠屬君及大愚云其掾融州守貳不相能事積弛官奉兵食至或經年弗予君白守此户曹責也則為分畫措置凡廩奉先兵後官兵先外寨官先下僚而後以次徧及燕饋他費則以幣餘當之郡仰鹽利以給歲入比大虧君為爬梳剔治未幾復其舊先是郡官裒淌多不能歸君請次第

原書卷次訛誤

償其逋奉且帥同僚助以私錢不半歲得替官亡留者
一日郡卒謀倡亂其徒羣詬曰自户曹來吾輩妻子始
亡飢凍者若等忍負之乎治獄細大必躬戒吏胥毋得
輒拷問囚能書者聽自書不能者許以吏代而面覈之
片辭不同輒坐書者以故人得輸其情雖重辟未嘗施
一棰也田主愬其佃不輸租君命兩造至庭詰之顧其
貌頗相若密使人盡取主家文書來驗之則庶弟也命
還本生而均其產以漕檄行視諸州獨雷守陳亮弼有

治郡材巳乃聞其削衮以免盖師司水軍戍於雷主兵官以等夷視守守顧奉承之陳至稍絀其禮主兵官怒讒於師劾之君為雪其誣且曰兵廩於雷而不受節制非便也師不獲已騰君書於朝以誤奏自劾讒者坐削官而令雷州節制水軍如君議師故嘗薦君以是寖不說陰使人物色其過始君以檄出州縣禮饋如使者君一切拒弗納且責其文書傳吏牘人始疑其矯及是亡秋毫可指摘廉聲益纂著疑者始大服及為主管官故

時月俸緡錢幾四百君按法令纔受九十千而已醝政
垢獘久討尋其故大要命脈在鹽亭户還其未給本錢
而寬其逋於官者月再更鹽利亦頓復萬安黎寇作使
者以屬君方盛暑調兵食勞僨不遑恤疾甚猶自力治
文書卻藥弗御掩關埽地以待終時毋夫人王氏留桂
府君涕泣思念不少置垂死猶問得毋有從夫人所來
者乎蓋自適叙君之事如此而其遺文有曰人心至靈
萬善畢具人之所以異於聖賢者罪在自棄而不知求

爾求之如何博學而審問明辨而謹思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自卑而高積小而大造次顛沛而無自畫之間則幾矣若夫溺心於簡易之說謂道可以悟入聖賢可以立致戒多學之累而廢見聞之益守見性之說而忘存養之功雖有得焉烏知其非臆度料想之私乎而其自贊則曰忠信進德之基孝悌為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真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之

所以為學與其為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君娶何氏生子五曰自適自道自逢自述自遜皆能世其學自逢易名恭登嘉定辛未第嘗官國子學通判楚州今降授宣教郎女五歸曹惟寅趙與廼梁沈早夭者二人孫男十有一自君瘞於洪諸孤不忍去因定居新建陽易俗坊云銘曰

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循循乎下學上達而凜凜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戒超

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人之學而不辱其師之門者歟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為通變十二策者讀之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然有為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三歎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

也又五六年再見於延平旋過予西山精舍相與論洙
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及方外之
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非前日升伯矣越二年
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莫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
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其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其
為知道者氣象則又為之驚嘆曰升伯别我幾時而涵
養至是耶蓋前後二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
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如是乎予嘗病世之學

者誦詠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敝或終其身而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内而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此吾於升伯之没所以齎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君名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自號臨齋子所為序其遺文者也湯為安仁望族

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楙以
閎而皆不偶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名卿
言行而慨慕其為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其科調黃
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術朝暮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覿
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為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
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騖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
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得失而必鉤索其隱微論
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

用闕世教爲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劒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寳慶二年四月十四日也君自爲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究心謨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於役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毀曲幾千言

守感君誠意立為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總所因他事為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總領趙侯彥橚語甚切曰毋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失旱潦備自公始及為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閒造諸齋從容啓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寘黌舍中為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遲選調幾三十年

守道固窮未嘗有覔舉意同僚信之顧因君以求郡薦皆為盡力會當路有知君者連上剡牘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闔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疏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浹遲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甆甌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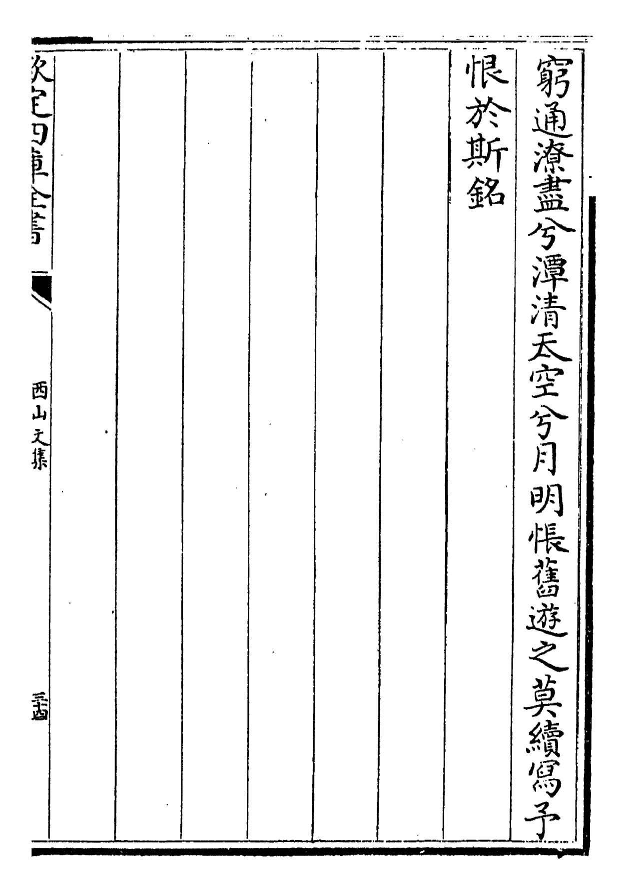
其自守斯得之矣自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為指歸
精思力踐不進不已既又閒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為閒
亦從而究其說久之訢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
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為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
雖混融為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閒怡
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
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悃誠至到一念弗渝自
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毀尤劇

諱日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慕弗衰宦遊四方每晨興烓鄉遥想先世邱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娟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於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閨壼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為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為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知言之名敢因以為利哉雖沉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

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為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也君在嘉禾最為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為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於俞氏之館將屬纊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弟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斂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已未祔葬於貫溪龍回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湑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

戴氏記舉於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龕許咸次孫復尚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為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於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

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兮



窮通遼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寫予

恨於斯銘

西山文集卷四十二